

非常 美境

点 ~ 击 ~ 经 ~ 典 ~ 文 ~ 丛

搅动心灵的湖水

王

淼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非常美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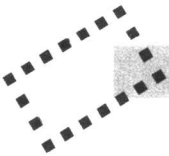
点 ~ 击 ~ 经 ~ 典 ~ 文 ~ 丛

搅动心灵的湖水

王 淼 著

责任编辑—王 谦
装帧设计—姜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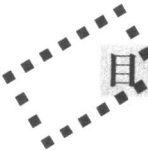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250001
发行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规 格：850mm × 1168mm 32开本
印 张：6.875
插 页：6
字 数：122千
ISBN 7-80642-577-2
定 价：17.00元



自序

我个人读书一向无章法可循，所谓“点击经典系列”，实际上只是自己平时阅读之余累积的一些读书笔记，其范围也界定在经典与非经典之间，漫漶之处恐怕不无捞过界之嫌。既然大家对经典都有自己的个人认识，如此归类自然也就是无可无不可的问题了。对于阅读，我欣赏五柳先生的态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我读书只是随兴之所至，得趣即止，自适其适，自乐其乐，如是而已。自己喜欢的书籍也大致划定在野史笔记、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两性关系之间，高头讲章，弃之不取，且少有条理，诚所谓拉杂读之，拉杂记之，也就有了这些不成体统的文字。

我一直认为用文字表达思想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写出的东西多少已有点似是而非，这些浅陋的文字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敝帚自珍，至少我在写这些文章时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我的确在这些文字之中寄托了自己一时的感情与思想，所以也很希望能为它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让它们去寻找自己的知音。感谢有心的读者读完这些文字，这对于作者而言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目 录

自序

1

万里来寻圣叹书

六月二十日，圣旨下，18名士人被判“斩立决”。七月十三日，“哭庙案”及“无为案”的人犯，被斩于江宁（今南京）三山街，一时间“炮声一震……披甲乱驰，郡官皆散。法场上唯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在这18个被杀的苏州士子之中，即有一代才人金圣叹。

16

一生好入名山游：徐霞客随想

徐霞客从22岁开始了他“问奇于名山大川”神奇生涯，一直到他55岁逝世，其间30多年，他东渡普陀，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攀太华，西南至云贵，踪迹遍于当时14省。他51岁时的最后一次旅行，深入云贵，历时四年，其间三次遇盗，四次绝粮，这种独立于世的生活方式，不惜生命去追求自己所热爱生活，徐霞客可谓前无古人。

26

红粉青山伴白头

袁枚一身集合了中国传统文人之文化积习，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化生活模式的成功实践者，他具有传统雅士的典型素质与特征，是传统雅文化的结晶；同时，袁枚身上还带有现代公民的某些素质，他把商品意识带进了文学创作，并获得了操作上的巨大成功。

43

桃花得气美人中

南明的历史是沉重的，如果说这个时代还有一点色彩的话，那就是我在这个时代发现了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等所谓的“一代名妓”。就在这个天崩

地解。斯文扫地，士大夫纷纷剥下自己的伪善嘴脸。望风进退之际，反而是这些为传统社会所不齿的妓女显示出她们超常的大人格；当民族矛盾处于紧要关头，当所有那些自诩为中流砥柱的男人们公然出卖自己的道德人格之时，正是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们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美梦，给严酷的南明历史带来了片刻的宁静、温馨与安详！

55

那些寂寞的男人们

我喜欢这样的想象，让村上春树、王家卫和蒲松龄这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寂寞男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谈谈自己对于寂寞的感受，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59

在都市的红尘中迷失

村上春树首先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迷离的氛围，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状态，一种无从摆脱的都市人的宿命，那种人海茫茫，无法沟通的孤独感、虚无感和危机感——那样一种刻骨铭心的、局外人的感觉。

70

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最喜爱川端康成小说中对于花的隐喻，在他的笔下，古都、美女、樱花、爱情，构成了如梦似幻的组合，浓墨重彩之下表现出了惨淡和凄凉的宿命，这正是川端康成刻意追求的境界。

77

从《爱经》到《爱的成年》

从《爱经》到《爱的成年》，西方社会所走的当是一条正常的爱之路。虽然中间亦多有挫折和迂回，但从自然到成熟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爱经》是早期的自然，《爱的成年》则可谓爱的成熟期，时间跨度几近两千年，却一脉相承。对于人类的身心都有如此坦诚的见解，《爱经》中的自然在《爱的成年》中得到了升华，这就是男女关系的真谛所在，若有性文明，则此当之无愧。

84

写在乳房上的历史

乳房的解放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它遭到了伪道学们的猛烈攻击，他们面对女人们日益裸露的乳房，既视之为洪水猛兽，又忍不住偷偷多看几眼。法国教

士梅拉赫则公然威胁道：“酥胸半露的女人将下地狱，用绳子穿过乳房吊起，这是最适合她们的惩罚！”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去亲手毁掉而后快，但他们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时代的浪漫。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女人加入到这个“伤风败俗”的行列中来，这些女人不怕自己的乳房被吊起，她们对自己的乳房充满了自信！

97

搅动你灵魂的潮水

对于艾米莉来说，死亡即象征着一种幸福的归宿，一种对于俗世的解脱——无论是对于她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对于她本人，生命都是一种受罪与拖累，她的短短的人生就是为了要告诉人们现实生活的平庸与无聊，当她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构筑，也就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使命，于是艾米莉挥手告别了这个并不值得她留恋的世界。

113

思想的困惑：对米兰·昆德拉的私人解读

昆德拉在小说刚刚开始，就已经把自己苦思冥想的主题推向了前台，这既是一种个人本性的迷失，又是一种特殊环境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昆德拉在此所极力表现的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

125

暧昧的阅读：两部迷人的回忆录

把这两部回忆录放在我们这个古老的道德语境之中去阅读应该还是有点意义的，它们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能够充分地、完全地、纯正地、无瑕地去思索有关的性行为。即使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做性的活动，但至少让我们有无瑕的性观念”。

134

并非年少轻狂

“我决定就我到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说实话，关于我的同代人和我自己说真话，只说真话。我尽力做到对人对自己一个样。萧伯纳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任何人是纯善或纯恶的，也没人能赤裸裸地剖析自己。但在这方面我是越出了善与恶这两个范畴的。”

141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当他们对现存体制感到极度的失望和不满，又不甘于自己被束缚、被异化的个人命运时，只好选择荒诞作为自己的对抗方式，以身体上的解放去换取精神上的解脱，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们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无法通融的隔膜。

148

我的“小人书”时代

如果说“人生忧患读书始”，很不幸，这一个小小的选择决定了自己以后的命运，由集读“小人书”而一发不可收拾，我终于走上了藏书与读书的历程，走上了最无用的书生的道路。

158

红楼梦语

我们对于美的认识的确是美好的女人分不开的，女人是美的引导者，正是因为有了“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我们才第一次有了诗的想象；正是因为有了对一个美丽女人的爱恋，我们才自觉地远离了名利的诱惑，在生命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正是因为世上有了美好的女人，我们才能够在世俗的世界中恢复本我，找到自己的真性情，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个人！

164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古人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可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崇高，他最需要的是庸俗的日常生活，他需要体验“淡淡的罪恶”，也需要声色犬马的娱乐享受。

170

人间四月天

同志摩的诗歌一样，志摩的人生就是一首最美的诗歌。他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弟子，他是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之一胡适之的挚友；他和一代才女林徽音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他与陆小曼“浓得化不开”的再婚生活，还有他“挥一挥衣袖”告别人世的潇洒……

176

金庸的微笑

相对于金庸的博大，我个人更偏爱古龙的高远。古龙的世界是侠骨与柔情的组合，其中有一种让人无法抵御的浪漫情怀，无论是楚留香、陆小凤、西门吹雪，还是李寻欢、叶孤城、沈浪，这些绝世孤高的剑客寄寓着古龙最为寂寞的内心世界。

180

感受“先锋戏剧”

先锋戏剧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尝试，而不是在于它的成败，在于它在探索中打破常规，使戏剧形式趋向多元。先锋戏剧产生伊始就决定了它不同凡响的艺术性质，它的超前与精英化，决定了它的曲高和寡，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个性，所以应当说，先锋戏剧选择了一条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道路。

186

忧乐千端 未免有情

读完这部凝结着舒芜老人一生沉重记忆的“口述自传”，我们能够在那种看似恬淡与闲适的文字中读出一丝悲苦与无奈，虽然老人全然以一种超脱的目光去回顾过去了的一切，虽然有些事情的确是“一说便俗”，但我们仍然能够深切感受到老人心中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难解情结，那种不说也罢的感喟，最终化作了一丝悲悯的微笑，化作了一声静思之后的叹息！

195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语境一直处在政治气候的阴影之下，所谓历史人物，也就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很难看清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晚清七十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廓清了蒙在一些近代人物身上的层层迷雾。

202

另一个李泽厚

学者首先应当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人，但在一般学术著作中所展现出的却大多只是思想的一面，我们无法透过学术著作去感受作者的个人气息。《浮生论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使我们在回顾李先生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充分领略了李先生的个人魅力。

没有童年的孩子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童心、缺少童趣的社会，这里是成人勾心斗角的竞技场，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缺少晶莹剔透的童话故事，却不乏庸俗、投机的处世哲学；这里没有浪漫与唯美，没有诗意和趣味，对于生活的真正的智慧，这里显然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

万里来寻圣叹书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四月，因吴县县令任维初监守自盗，刑讯催逼钱粮，并造成人命，吴县士子一百多名偕千余民众，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并鸣钟击鼓，向苏州府衙进发。其时巡抚朱国治等人正在府衙祭奠顺治皇帝灵位，当即下令镇压，拟“罪大恶极”、“不可道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是为江南“哭庙案”。

六月二十日，圣旨下，18名士人被判“斩立决”。七月十三日，“哭庙案”及“无为案”的人犯，被斩于江宁（今南京）三山街，一时间“炮声一震……披甲乱驰，郡官皆散，法场上唯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在这18个被杀的苏州士子之中，即有一代才人金圣叹。

金圣叹出生于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别号。圣叹的父祖皆布衣，但幼时家境尚可，10岁入私塾，于“稗官野史，无所不窥”，独不喜“四书五经”的枯燥乏味，尝自谓“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因恃才傲物，讥讽考官，游戏科场，而多次被黜。明亡时年36岁，以文学批



评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生涯。圣叹盛推《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并打算逐一评点，因突遭大祸，只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即《水浒》与《西厢记》的评点。

金圣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激烈变革之后而加以整合的时代，被正统社会视作异端的晚明“启蒙思潮”已接近尾声，一个大一统的“康乾盛世”即将到来。处身在一个时代环境中，在金圣叹的身上，既沾染着晚明士人自由放任的思想气质，同时也不乏“天崩地解”后遗民处境的尴尬与困惑。圣叹虽然以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面世，但在本质上仍然未脱儒生气质，他安身立命的最高理想也仍然不出“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向往。而以圣叹的历史观，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亡明的殉道者，决定了他不可能执著于遗民的形式而一以贯之，他能够以非常清醒的目光看待满清入主中原这一现实，所以他对满清统治者一直抱着一种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事实上，在明清易代的时代大环境中，有着这种人生困惑和心理危机的遗民，远非圣叹一人，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各异罢了。圣叹的一首小诗最能表现他此时的复杂心境：

头毛稀少灯亲见，心事迷离酒不知。
一枕两行千点泪，三通鸡叫五更时。

其辗转反侧、耿耿不寐之状如在眼前。

圣叹自幼聪慧，至壮年天地易色，以圣叹之才华，评点文章并非他的人生初衷，当他最终将文学批评当作了自己的名山事业时，实在有着不可言说的难言之隐，饱含了他对于人生的忧愤与失望。既然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那么，他只好以点评古人文本来隐约传达自己内心的曲微，将自己对于人生的感受浸润在自己的评点之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其中既有“世既弃我”的悲愤，也是“我亦弃世”的具体表现。故圣叹的评点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深深打上了他自己的个性烙印和思想烙印，所以他批《水浒》不惜腰斩，批《西厢记》则处处加以点窜，完全将它们当作了自己思想感情的承载物。

金圣叹的“我亦弃世”说穿了只是一种姿态，当他不停地哀叹“自古有才决是无命”（金批《唐才子诗》）、“若才子以才而终至于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他所哀叹的只是自己的“不遇”，所以他一旦听说了顺治皇帝对他的欣赏时，他也就欣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而自喜于“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春感八首》）了。面对于天子的垂青，圣叹的态度本在情理之中，并不是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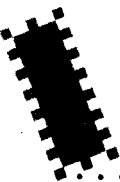
“文化人格”所能轻下结论的事情。但是金圣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他的“异类”面目早已成为专制社会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圣叹的个人情怀在本质上就是与这个大时代水火难容，格格不入的。

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盛世所需要的并不是思想个性的自由放任，文人也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点缀，“哭庙案”的实质乃是统治阶级对于思想文化的整肃。金圣叹对于人生基本状况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卓尔不群的思想个性，都使他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使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也为他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金圣叹的命运乃是这个大时代的历史宿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金圣叹之死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晚明“启蒙思潮”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时代的到来——“康乾盛世”“文字狱”的雷声已隐隐在耳了！

金圣叹对于文学批评的“灵心妙舌”自然是独树一帜，非同小可的，但在此我并不想深究他批评文字的来龙去脉，那些事情还是留给美学家们去做吧。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批评文字背后的东西，是其精神内涵与感情内涵。

金圣叹留下的完整的批评仅有两部，即“金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金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可以把金批《水浒》看作金圣叹对于政治的个人认识，在



这里它完整地体现了金圣叹的政治理念、治世理想和社会意识。在这部书中，金圣叹首先表明了自己“民重君轻”的立场：

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让善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

同时，他公然明言“乱自上出”，官逼民反，把农民的铤而走险直接归罪于统治者的失政：

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俸吻，夺不限之儿肉，填不限之欲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咸汤所云，不其然乎！

圣叹更对尸位素餐的官僚阶层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

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儒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彼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狴，则知心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

把官与盗划上了等号，借《水浒》而为现实张目，指着



非常
美境

秃子骂和尚，真可谓惊世骇俗之举！

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

圣叹在此将言论自由超脱于封建统治之上，固然大快人心，却未免书生意气，他忘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统治者又岂止堵你的嘴啊，他更要灭你的口呢。

祸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猝发，疾不得掩。盖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犹甘蹈之不悟，则何不读《水浒》二刀之文哉！

圣叹并未想到，自己在批《水浒》时所发的感慨，竟成为自己命运之写照，自古文人以文贾祸，所以自得于人生者也正是自戕于人生者，生命系之亦足毁之，让人浩然长叹！

金批《水浒》还表现了圣叹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

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

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

这里虽是感叹于书中情节，实是夫子自道，一句“名以银成”，说尽世态炎凉，以圣叹之口说出，自伤身世，倍觉感慨！

《水浒》本来即是一部入世极深的社会政治大书，展现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贪官、污吏、刁民纷纷出场，封建社会的弊端，传统社会的腐烂，让人一览无遗。金圣叹批《水浒》并非偶然，一方面因为它的确是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构，更重要的还是圣叹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它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圣叹愤世、骂世、悲世、笑世的最佳张本，他正是借《水浒》表达了自己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切忧愤与深刻批判。圣叹尝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不亦宜乎？

如果说金批《水浒》表明了圣叹离经叛道的政治理念，那么金批《西厢记》则无疑表明了圣叹潇洒不羁的人生态度，包含着晚明士人高超的生命智慧。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毫无伪道面孔面世的《西厢记》无疑是一朵特殊的奇葩，其文辞之美艳绝伦自不必说了，其思想意义在整个道统社会亦无异于一声惊雷，是它第一次把男女之情放在了正常的人性之上去描写，以艺术的魅力去张扬人性之美，唤醒了不止一代人对于生命的肯定，对于生活的热爱。

金批《西厢记》，首先即把它等同于《离骚》、《史记》、《杜诗》等儒家经典，把它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去评价，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即使少数文人有